

· 作家文丛 ·

主编 赵娟

民间语盐

李华◎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民间语盐

语盐 · 咀嚼 · 回味

李华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间语盐/李华 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4
(作家文丛/赵娟主编)

ISBN 978-7-80171-974-4

I. 民…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0744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4 字数 100 千字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978-7-80171-974-4

定价: 80.00 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民間

傳藝

MIN JIAN YU YAN

序

许多人悄悄进入我的作序名单，可权衡再三，又悄悄被我逐一排除。不是他们不给面子不答应写，实际上他们还有所不知，在各自的天地里自由翱翔。他们不知是我暂时还没告诉，只是在心里想了，把他们的资格和资历提出来掂了掂，同样也把我与他们的私交做了一番把握。我敢肯定地说，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我不揣冒昧，找到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为我序几句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从不怀疑他们高屋建瓴的提携精神。而是我，突然发觉，请他们写序究竟是为了什么。说是请个高名声的人吧，想来想去总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我的字上功夫就那么个样，高人点拨了，文字就升值了么？我看不见得。那就故做一种姿态，请个无名小卒说几句，同样觉得难为了他们。你想，人家初进文字大观园，一切感慨都如刘姥姥，突然一下被叫着作序，不把别人憋出满头大汗才怪。如果真要写，还不是诚惶诚恐而且极不情愿地抬轿子吹喇叭。为文几十年，只有这时才觉出请人作序是件多么艰难的事。

自己这么一心虚，就开始想一些以前从没想过的问题。一个人写了些文章一旦被编纂成书，为什么都喜欢在前面加个序。序是什么。或者换句话说，序的本意指向是什么。是不是每本书的前面都非得有篇序。那么序在所有文章的前面究竟应该起个什么

001



作用？是说明介绍？抑或当个指路牌？假定真是那样，何必又躬请高人劳驾。高人在世，应接不暇，龙飞凤舞，时时都有惊世之作要一吐为快。你请上门去了，碍于情面，人家不得不放下自己的事暂时不做，耐下心来读一遍自己从不想读或者根本不会自己的书山字海里挑出来读的文章。不仅有勉为其难之感，而且有的文章还要逼人家读上三遍四遍。人家不熟悉你呀，也没集中读过你的作品。就不说其中有不少读不走读不通甚至读了不知所云的作品。鲁迅曾说，浪费别人的时间无疑于图财害命。

高人就是高人，心里明白了，也不说出，尽自己的努力去做，说不定真还在阅读中发现了请序人的某些天分。猎奇之心人皆有之嘛。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人一处高位，就免不了自生三分伯乐相。只要有闲暇，相千里马自在情理之中。而且一般说来，高人修到一定的境界，都有博大胸怀，礼贤下士，从来不辱不耻下问下求之人。再怎忙乎，也要认真对待，遵照请序人的要求，完成后准时寄出，大家高兴。

请序成功，自是愉快。不会处事的，到处张扬，大有定论在此，不愁你们不另眼相看。得，你炫耀你的，你要怎么做都可以。序一作完，高人的任务就算完成，如释重负。当然被请到的，不一定全是高人，文朋、笔友什么身份都有。还不是因为彼此都有些了解，请你从侧面谈谈，总比自个儿唠叨好。人家请到你，是抬你。但凡写过几篇序的人，千万不要因此就沾沾自喜。你和高人还有十万八千里之差呢。

你看，就为了一个序，人世间竟横生了些复杂微妙。有时想，序这种文体真怪，一诞生就不可等闲视之。说是不要嘛，又觉着无序不成书；说是要嘛，又发现要得非同寻常。常常是提它不起又放它不下。私下听一些为人作过序的人说，有些序实在不好作。真作又怕真误了请序人的心；不真作又怕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和学养。有时真还有提笔在手如千钧的感觉，不如自己写一篇文章痛快。

二

我就是在如此反躬自问的心境中退到自序的地步的。实在是不想太为难他人，就自编自导算了。虽是拙劣了点，但我想对本被命名为《民间语盐》的散文集兴许真还能民间一点。

应该说我对盐的解读依然迟钝。天天离不了盐并不等于就有了盐情结。盐这种生活用品实在是太普通，在绿色食品时代和保健时代，很多时候都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说，被取而代。有个盐厂职工告诉我，厂里要改革，自己已得知被分流，想起一辈子都贡献给了熬盐事业，总有些恋恋不舍，征得厂里同意，买了200斤自产盐回去，一是为了吃，二是留作纪念。哪知一晃10多年过去，买回的盐至今没用到三分之一，还有大半袋墩在屋里一动不动，又占地形又碍观瞻。开头看着它还顺眼，毕竟和自己青春理想有关，遇到什么日子，还用它作为礼物分送给亲朋好友，说，这是自己亲自熬煎的，好盐，吃着放心。可只送了很小的一圈就再也送不动了。人家说，别拿来，你前次拿的我还没吃完。保不准别人根本就没当礼品看，扔哪角落从此不看一眼都有可能。看来盐在当今社会是不可能随便贡为礼品的。谁会以盐多为荣？不是盐遭遇冷落，而是盐得到了回归。

盐都也是这样，过去辉煌并不等于现在辉煌。现在你辉煌得了吗？高科技、新经济每天都如万花筒，轻轻一抖动，就是另一幅图景，令人目瞪口呆眼花缭乱。盐化工盐生产虽然算得上工业，但那种工业从漫长的手工业转换过来，有多少科技含量，大家都心知肚明。没有永远的盐都，只有曾经的盐都。就算现在盐的用途有新的开发，开始了休闲健身的漂亮转型，可真正要重新唤回盐都意识在我看来都难。多元化的社会必将产生多元化的走向，自贡不可能再在一个领域里独撑独熬。关键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盐都人，还在这个地盘上存活着，换得了新衣换不了骨，而且脱不了胎。盐都人的生存方式决定了盐魂灵的持久不散。盐





都可以渐行渐远，而盐都人却要永无止境地长留自贡。

我既算彻底的盐都人，又算半拉子盐都人。这是指我的父亲和母亲的两个出处。可这世界上自有我那一天起，盐都就注入了我的血肉。我是那种无可更改的，千真万确的盐都产物。生在盐都并不就等于天生就会爱盐都，很多时候我都不知爱为何物。直到有一天，自己的视角和思想有了初步的棱角，才发现生我养我的盐都是个不错的城市。艾青说，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那是因为我在这片土地爱得深沉。随着年龄的递加，这种爱愈发显得强烈，有时真达到了差点就不能自制的程度。我以前为文，多是在童话里构制，虚幻而浪漫，有着逃避后的窃喜。进入 21 世纪，不知怎的，我的童话情结逐渐被地域文化代替，很多自以为有点突破的童话设计轻而易举地就被我搁置一边，不去付诸实施。关于这一点，我的文朋有些诧异。我其实也有点莫名其妙。我怎能这样？舍近而求远究竟是不是明智的选择？我常常这样问自己，又常常不以为然。地域文化的冲动与诱惑实在是太过强烈了，以至于我钟情于它，没有一点犹豫与彷徨。盐都魂灵在作祟，那就由不得谁了。

站在民间立场，以一个盐都普通人的身份，从容不迫地说说盐的故事，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与追求。这本集子算是我的第二份盐礼物。诚如我前面提到的那个买 200 斤盐回家的盐工，出发点总是美丽的，熬盐是真熬，送人是真送。喜不喜欢是你们的事，我在乎，但我决定不了。

谨记。

李华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协团体委员，自贡市作家协会主席，自贡市文联副主席，已出各类文学作品 35 集。

目 录

Contents

语 盐

语盐 有点轻松有点累...../003

盐都喝酒...../009

来碗本地香茗...../015

食牛一族...../021

豆花当家...../027

遍地寨子...../035

盘龙之地...../043

滋味...../050

咀嚼县名话富话顺...../065

亲近代家寺...../072

咀 嚼

为两颗盐巴树碑立传...../081

卷起舌尖说“直贡”...../083





- 自贡民歌唱起来...../085
- 从盐都到自贡...../088
- 当下为何热衷诠释唐僧精神...../091
- 追求生动...../094
- 怀念僚人...../097
- 假如民间请我策划仙市古镇...../100
- 赏石者说...../103
- 三块钱 我在卖盒饭处等你...../106
- 两种眼水都少不得...../109
- 为之一亮...../112
- 前后盐都知多少...../115
- 多研究孔子 少研究裸童...../118

民间语言

语 盐

语 盐



语盐 有点轻松有点累

我不是厨师，可从没离开过盐。

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我的血液才如此欢快地循环。

记得小时候，大人总是在锅边忙乎时叫上一声，快去打半斤盐巴回来。盐巴就在隔壁，是家批零商店。坐店的人不管你是娃娃还是大人，一概笑嘻嘻相迎，用个木铲什么的，往盐堆里一戳，再往铁锈秤盘里一放，一般是一戳一个准。我那时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专门的盐巴故事，更不知道上至皇帝老倌儿下至讨饭的以及当犯人的都离不开盐。我把红军战士缺盐的故事看了又看，真不知我隔壁的盐已重要到了要用生命去换的程度。我发觉盐巴堆在隔壁从来就没少过嘛，称走一斤，它还是那么多；称两斤，最多挖个缺，它有永远卖不完的堆积优势。我在批零商店打过豆瓣买过火柴，跑的次数再多，仍然觉得只有堆盐的地方白得好看。其余的，实在不敢恭维，看着全是灰扑扑的。用句盐都话说，偏霉。可在盐堆面前就不一样了，左看右看，都有看不够的感觉，主要是那种白太难见了，在小镇，在 20 世纪 60 年代，纯粹得超凡脱俗，诱惑非常。虽然那时我还小，就还能在盐堆前发愣，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幻觉。盐的细腻洁白，在我处子心中，有时竟突然觉得它的美绝不亚于班上任何女同学。赏盐如赏美人，这是我少时得出的结论。以至到了能自主买盐的时候，都忘不了玩玩盐，就是不顾体面，把手伸进盐堆里，触摸少时没资格





体会的那种不经意的匀称柔美。

后来我才发觉自己天生就是盐都人，就在盐堆堆里生，盐堆堆里长，盐巴融进了我祖祖辈辈的血液。老人伙说，因为吃过盐，所以你从小屙尿都冲得起泡子。其它地方的人哪有这种冲劲？好像我因盐得富了似的。

盐都确实是个不错的城市。你若体会不深，那是因为你没来过，一旦来过，你就会有难忘的印象，想忘也忘不了。而且它让你难忘的，绝不表现在城市的建筑上。建筑有什么好看的？没建筑大师来过，能引领多少新时尚，还不是千城万城都同一张脸。说是在城中溜上一圈儿吧，好像来过，又好像没来过，很难有特殊印象。那些吃的穿的，同样都摆在街口，挤满店面，让你尝让你挑。这样转悠的结果只能是疲倦。可在盐都你做完这些只要坐下来，听听盐都人的口音，看看盐都人的长相，再去到盐业博物馆，亲自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立市元素。当然去趟恐龙博物馆也是个不错的主意。你就会觉出，尽管这个城市在世界城市之林中，虽说照样普通，甚至有点朴实，再或者尖酸点，说它土冒说它农人都可以。但它的特性，真的是其它城市挑不出：袖珍、玲珑、小山城、川味儿十足、而且偏窄偏挤，以前一地盐卤气。它就是那么个寻常深沉的城市。存在着，繁衍着，同时又积淀着，上千年都保持一个模式——素面朝天。这点好。本质。这点又不好，不拔萃。有人来过了，又走了，打几个喷嚏。直到18世纪才有外国人的足迹。这些外国人一来就哇塞，把眼睛睁得直翻白眼仁，摊开手，用半中半洋的北京话说：唔，不比欧洲差嘛。城市像个大工厂。

我在盐都无事瞎忙，一晃就是几十年，想起来还是见过不少事，看了很多人的变化。一个活蹦乱跳的人怎么一下就勾腰行走？说是看见她才被妈妈抱在怀里，突然就笑如银铃，满是青春地站在面前叫叔叔伯伯。井架仍是漆黑著妆，年岁一增多，便忘

了上街再去凑热闹，退于一湾或是一角，悄悄伫立。风来了，雨住了，太阳从云缝羞涩探头。檀木林宾馆里的扁竹根又急着吐出天兰色碎花。沙湾王爷庙处的摆渡还慢悠悠橹着，有那么几个往返富台山的人，在岸的这头或那头定格，偶尔看看不流动的釜溪河水。

盐都的冬天是要著厚衣的，但盼雪仍如盼公鸡下蛋。好不容易飘下雪花，好多人觉不出冷，反而纷纷出得家门。堆雪人肯定是最想了。可老人伙说，堆是堆得起，就是小不拉几的，有点像早产儿。而且那还不是每次下雪所能做得到的。所以北国风光那首歌风靡的时候，盐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扯开喉咙唱，不管到不到位，就图唱出对北到极点的那种深情渴望。

盐都不下雪就泡不好鸭蛋。这事怪。你本身又不是北方城市，怎总结出用雪水泡鸭蛋的经验。此事我专门动脑筋想了一下，一定与雪少有关。那么珍贵的东西，飘飘洒洒从天上来，你看像不像盐巴，大家都白生生的，都很匀称。雪要融化，盐巴也要融化。只不过雪化在地上，盐化在锅里。能化锅里自然就能吃进嘴里。那雪呢，化地里不就可惜了吗？用盆装起来吧。从叶尖上，从人没去过的角落，用手轻轻捧它起来，放到家里的坛子里，盛着。鼻子冻得红了尖，没关系，人生难得一冻。就是偶有鼻涕下滑，呼哧一声吸进去就是了。关键是要抓紧时间。别人碰脏了，雪自个儿化没了，都意味着失去机会。雪比盐娇贵多了，不管你小不小心它最终都要化掉，咋办？不如干脆丢几个鸭蛋进去。嗨，公然歪打正着，泡出的鸭蛋分外好吃，心红，粉。当然再好的雪水也别忘了放盐。还要放点花椒八角。什么东西只要不放盐，准坏，蛋要生蛆水要臭。

近年来我特喜欢打探盐都的龙门阵，说与外面的朋友听，得到句回复：你终于盐都了。说与本地老辈子听，他们叶子烟直是抽，看我在旁边等得诚心诚意，才吐出句：有啥子听头哟，过都过去了。



是的，很多事都过去了。过去叫盐都，现在叫自贡。它有了自己法定的名字，并且在世界各地都通行。当铁轨铺过这个城市，公路开始享受高速，又升格为 50 万人口的大城市。高楼也赶来凑热闹，像小孩藏猫猫，忽地这冒个脑袋，那冒个脑袋，逗得你昏头昏脑一时找它不过来。有人说，现在的高楼速度不亚于当年树井架。高楼替代井架看来也是盐都的大势所趋，据说这就叫做跨越式发展。

可苦了游子，手拄竹杖，在沙湾那个并不显眼的角落，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眯了眼，只把自己轻轻放归记忆的原位，重回盐都。那一幅幅泛黄的照片就在脑海里依次展开，桨帆如织，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哦，那些终年裸着上身，头上包着帕子，身上穿着围腰的熬盐匠呢？恐怕早已倦鸟归巢正蹲在哪儿抽叶子烟了吧。他们的号子呢？是全忘记了还是根本不想唱了？耳朵竖了那么久，就是捕捉不到哪怕是一丝半缕的那些久违的深沉号音。看来喉咙真的是也跟着老了，泄气了，新喉咙的世界一片欢歌笑语。

女儿也发现了变化，突然抬头问：妈妈，街上怎那么多人？

妈妈终于有了伸直腰的机会，抚了抚女儿的头，用她那忽闪忽闪的眼睛往街的深处瞄。咦，人是增多了，恍然一天比一天多。昨天有人还在 qq 上问：你们自贡热闹吗？妈妈马上敲了“热闹”两字发过去。朋友又问：来玩的人多吗？“多”。妈妈总怕回答不及时。

现在轻松下来不慌不忙地看看满街人流，多数是陌生的：年轻，朝气，匆忙，时尚，不觉感慨横生。以前往哪一站或坐下来，无数个熟人前来打招呼，现在站了好半天，竟发现不了一个认识的人；以前很不容易请人来，说，下了飞机还要坐那么久的汽车，谢谢，不来。现在照样没修机场，可大家宁愿坐汽车也要争着过来。成都北门的梁家巷车站，干脆滚动发车了。从重庆菜

圆坝通往自贡的车子，一辆辆牵线不断。那些读书的、工作的、包括走亲访友看热闹的，和从江浙一带紧急赶过来做生意的，搞管理的，林林总总一大堆。像约定了什么似的，路不打岔全都一车抵自贡，把自贡大街小巷全塞得满满。如今自贡外地人之多，随便出哪门就可以撞见一个，随便进哪门同样撞得见一个。以前出远门才说普通话，现在在家门口怎也要说几句普通话了。

用小品中的话说：缘分啊。

来在盐都就是个缘分。

据说上帝并没有刻意要去创造个盐都。他浮云之上，高瞻远瞩，爱心遍撒，应接不暇，面对茫茫宇宙中唯一的一个蓝色星球，每时每刻都有许许多多的事要去考虑。区区盐都，他只不过在某个瞬间稍稍关照了那么一下，例行公事。

上帝一关照，我们都成了产儿。你我他，欣喜着，邀约着，从无数个方向来；东看看，西瞅瞅，这坐坐，那蹲蹲，暂时还不打算往别处去了；搭个棚，煮顿饭，睡个觉，于不知不觉中成其为盐都人。犹如一粒种子，被风或是什么鸟带在这里。一落脚就觉出滋润，一呼吸就觉出滋味，还等什么呢，那就赶紧生根发芽吧，赶紧开花结果吧，错过了花期，那都是自己的过错。这样的日子一久远，大家都枝繁叶茂，树大根深，彼此都坚守成了一种资格。可能你一不小心就取得了这儿最早的居住权，或许我稍稍顽固就成为了这儿最长经历的见证者。第一个居民第一个土著看来非我们莫属了。

我去问老辈子，骄傲吗，在这儿世世代代。老辈子说，骄傲啥子哟，在哪住都一样：吃饭。

是的，世间万事万物，唯吃字重要。

不管你说得多天花乱坠，来盐都的第一目的是什么？还不是图找碗饭吃。其实长留盐都也是为了长吃这碗饭。吃顺了，吃习惯了，想来想去不换了。你吃我吃大家吃。谁敢说一个地方的饭

